

## 生活百味

### 母亲的四菜一汤



灵,异

“五一”假期,照例是要回顾家庄的。

踏着泥泞小路,终于到家。母亲正在灶前忙碌,锅里沸腾的是她用地笼收的野生龙虾,桌子上放着一碗已经烧好的野生鲫鱼。母亲说,排骨汤已经炖好了,再摊蛋皮炒个韭菜、蒜苗炒个蚕豆就吃饭。我笑着说,这是标准的四菜一汤啊。

母亲烧的龙虾很简单,只放了生姜、葱和料酒,照南通饭店里的烧法应该算是原味龙虾吧,虾的颜色十分鲜红,把龙虾肉剥出来后需要蘸一下酱油再吃,但那种美味是城里饭馆都没有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母亲用来盛骨头汤的大铜勺在顾家已用了一百多年,母亲说是从她爷爷手上传下来的,已孕育了顾家至少五代人,是顾家庄的镇庄之宝。



### 我的早餐



淡如水

有个朋友经常看到我早餐里的鸡胸肉,她大呼“这有啥吃头”——我说那是你没有吃过我做的。

提前一晚把鸡胸肉切片,用适量淀粉腌制,其他所有调料都不需要,放入冰箱。早上起锅煎至两面略略有点金黄,再撒上一点烧烤料——少量即可,这样的咸度刚刚好。起锅前,盘底配上香菜末,就可以了。

还做了个简易版鸡蛋饼,就是买的现成的面饼皮,学着那些卖蛋饼店铺的做法,加个鸡蛋和少量番茄酱……也可以往里面加任何你想吃的蔬菜或肉类,配上香浓的南瓜小米羹,吃得很满足。



闲云野鹤

市区友谊桥东北角的河边上一组下河边的雕塑(见图)勾起了我对母亲生前下河边往事的回忆。

这里的“下”是动词,指奔向河边去。当时没有自来水,我家淘米、洗菜、洗衣服的家务全凭母亲一双小脚把大篮小桶拎到水关桥那里去洗涮。

这组雕塑中盘着发髻的妇女身后放着一大篮子洗好的衣被,正和长辫子邻居交谈,似乎是母亲当年劳作间隙的写照。

水关桥最多时数个水塌子向友谊桥方向次第排开,淘米洗菜、洗衣服汰蚊帐、涮被子、涤锅碗瓢盆等,人们自觉遵守公序良俗。

某天,因母亲生病,十岁的我首次单独下河边,好



老酒

饭店门口,一个师傅在磨菜刀。砂轮搁一边,一直在磨刀石上磨。

老酒问:“为什么不用砂轮?”师傅拿起菜刀比画给我看:“这把菜刀原来砂过,刀口已经很薄削,现在只能手工硬磨。”

磨刀石上蘸点水,“哗嚓哗嚓”,又磨了好一会儿,才轻轻收手。歪头眯眼,打量刀口,又用大拇指摩拭一下。



雨柔和

一大早,微信响个不停,我睡眠惺忪地摸出手机,看到天天发来的一连串花卉图片。咦?这小妮子啥时候开始养花了?看着还不错。我并没有再理会,继续做美梦。

过了一阵,天天直接微信语音呼叫,无比兴奋:“姐,我钩得咋样?”“钩啥?”我几乎闭着眼回复。“钩的花呀!这都是我熬夜钩出的工艺品啊!咋样?棒不棒

## 下河边



心的“嚼蛆鬼奶奶”发现后悄悄对我说,这淘米洗菜的水塌子不能涮小孩尿布,应该拿到下水最远处去涮。这使我避免被众人斥责为“不懂人事”。

一次,我妹妹大夜班回来后即去下河边,不慎跌落水中,经河边几个好心居民及时相救才得以转危为安……

雕塑中小姑娘悠闲地手持冰糖葫芦,这是源于生

活,因为河边上就有以制作和售卖糖果出名的“糖坊巷”。该巷中有我的发小清林,儿时每年夏天都在河里尽情游泳嬉戏,皮肤晒得黝黑发亮,若雕塑中增加一个跃上水榻的小男伢儿,那就一定是他。

如今,下河边逐渐成了远去的记忆,但下河边的市井百态仍然让我感到亲切和难忘。

## 磨刀师傅

师傅磨好五把刀,老酒跟他闲聊。师傅姓田,72岁,住久隆镇南市梢。这两年在汇龙镇陪读,有空就做做磨刀老手艺。信誉好了,老顾客就多了。接到电话,他就上门服务。

田师傅坐的凳子是自制的。比长凳短一点,比纺纱凳长一点,凳的一头用来固定磨刀石。老酒夸赞做得精巧,田师傅便聊起了他的手艺。先是在上海郊区弹被絮,生意很不错。年纪大体力差了,改行箍镬盖。镬盖少了,又改行磨剪刀戥菜刀。“现在磨刀为主。通马



桶、开锁、补胎,人家喊,我也做。出门走走,一天赚几十元钱,身体活络,手头也活络。”田师傅笑呵呵道。

## 钩出慢时光

啊!发给你欣赏欣赏……”天天笑声得意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,定睛细看,每一件都栩栩如生,玫瑰娇艳妩媚,白色郁金香清新迷人,向日葵明亮灿



烂,尤其那盆君子兰更是迷惑了我的眼,每片叶子都青翠欲滴、舒展自如、动感十足,太令人惊叹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?天天告诉我,先要用绿色线绕到钢丝上,然后掰成叶片形状,最后再用线编织缝接上,整个过程最需要的就是耐心,否则还真是难以达到完美的审美效果。

一直觉得天天是个巧手女人,工作再忙,都喜欢捣鼓各种美食,没想到手工活也做得这么细致灵动,一根针、一团线如蝴蝶般在其手中上下飞舞,钩出美好慢时光。

## 乐活人生

### 两块钱游黄浦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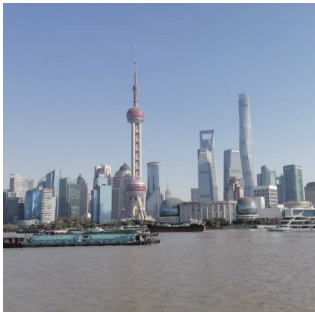
丁维香

和儿子两人在外滩逛,我跟儿子说想去坐两块钱的渡轮全景看两岸。

走到金陵东路渡口,工作人员说节假日东金线停运,渡江要乘东复线。步行去复兴东路渡口,以前游外滩都是出南京路步行街到外滩,还没有往外滩下游走过。这一段游人没有那么密集,蓝天白云下,“三件套”刺破苍穹,两岸高楼林立;江上游船往来,水波荡漾。

到了渡口,人潮涌动、摩肩接踵。进了闸口,大家都在跑,儿子说是要抢好位置。果然上船一看,一楼不算拥挤,赶紧爬上二楼,窗口、栏杆前挤满了人,我站在甲板的中心,四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。船开动了,我踮起脚转着圈子努力去欣赏两岸的风光,儿子个子高,帮我拍了几张“全景”照。我这还在忙着前后左右看景呢,船已经到陆家嘴东昌路渡口了。下了船,觉得犹未尽,跟儿子说要不我们再坐回去。儿子笑,下次晚上来,夜景更美。

从浦东看外滩,万国建筑群尽收眼底,那是上海历史与人文的深厚底蕴;从外滩看陆家嘴,摩天楼群压迫天际线的视觉暴击,那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。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!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